

劉琳 李勇先 王蓉貴 校點

黃庭堅全集

(二)

四川大學出版社

責任編輯：莊 劍
責任校對：魏 銀 李小平
封面設計：羅曉紅
責任印制：吳雨時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黃庭堅全集/(宋)黃庭堅著. —成都:四川大學出版社, 2001. 4
ISBN 7-5614-2105-2

I. 黃... II. 黃... III. ①黃庭堅(1045~1105)
—全集②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中國—北宋
IV. I 214.41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1)第 22342 號

書名 黃庭堅全集

作 者 劉 琳 李勇先 王蓉貴 校點
出 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
地 址 成都一環路南一段 24 號(610065)
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
開 本 850mm × 1168mm 1/32
印 張 99.375
字 數 2190 千字
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數 0001 ~ 1100 冊
書 號 ISBN 7-5614-2105-2
定 價 (全書四冊)360.00 圓

版權所有◆侵權必究

宋黃文節公全集·正集卷第十六

記

仁宗皇帝御書記

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，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：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，幼小遂生，至於耆老，安樂田里，不憂不懼。百姓皆如芻狗，無謝生之心。又言：上天德純粹，無聲色畋游之好。平居時御筆墨，尤喜飛白書。一書之成，左右扶持，爭先乞去，稍稍散落人間。慶雲景星，光被萬物，士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，相與傳玩，比於《河圖》《洛書》，敬愛所在，如臨父母。此豈與周人思召伯愛其甘棠同年而語哉！恭惟昭陵復土，垂四十年，至今父老言之，未嘗不竄涕，後生聞說前朝事，無不踴躍，恨不身當其時。嗚呼，可謂有德君子者邪！竊嘗深求太平之源，而仁祖在位時，未嘗出奇變古，垂衣拱手，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，而百官修職，四夷承風。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。故祕閣校理臣張公裕所藏書，其子臣浩以示臣，臣昧冒論著如此。譽天地之高厚，贊日月之光

華，臣自知其不能也。

伯夷叔齊廟記

伯夷、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，見於《水經》、地志，可考不妄。其即墓爲廟，則不知所始。以二子之賢，意其爲唐、晉之典祀也舊矣。元祐六年，予同年進士臨菑王闢之爲河東縣，政成，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，以公錢七萬，及廢徹淫祠之屋，作新廟，凡三十有二楹。貴德尙賢，聞者興起，貌象祠器，皆中法程。某月某甲子有事於廟，乃相與謀記歲月，乞文於豫章黃庭堅。謹按：伯夷、叔齊，有國君之二子，逃其國而不有者也。予嘗求其說。伯夷之不得立也，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；叔齊之立也，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。於是時，紂又在上，虐用諸侯，則二子之去，亦以避紂邪？二子雖去其國，其社稷必血食如初也；雖不經見，以曹子臧、吳季札之傳考之，意其若是也。故孔子以爲「不降其志，不辱其身」，「身中清，廢中權」，「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」？又曰：「齊景公有馬千駟，死之日，民無德而稱焉。伯夷、叔齊餓於首陽之下，民到于今稱之。」孟子以爲「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」，「不立於惡人之朝，不與惡人言」，「故聞伯夷之風者，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」此則二子之行也。至於諫武王，不用，去而餓死，則予疑之。陽夏謝景平曰：「二子之事，凡孔子、孟子之所不言，可無信也。其初蓋出莊周，空無事實。其後司馬遷作《史記》。

列傳》，韓愈作《頌》，事傳三人，而空言成實。若三家之學，皆有罪於聖人者也。徒以文章擅天下，學者又弗深考，故從而信之。」以予觀謝氏之論，可謂篤信好學者矣，然可爲智者道也。予觀今之爲吏，愒日玩歲，及爲政者鮮矣。政且不舉，又何暇於教民？今河東爲縣，吏治庸敏，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，可謂知本矣。故樂爲之書，并書予所聞二子事，以告來者。六月丙申，豫章黃庭堅記（一）。

〔一〕「六月」以下原無，據《金石萃編》卷一四〇補。

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

通城縣學宮資深堂，前縣令臨川鄒君餘損道之所作也。通城，故崇陽之聚也，民病於隸崇陽，求專達於武昌，故熙寧五年詔，割崇陽之三鄉爲通城縣，以六安曹君登子漸爲令。曹君爲吏嚴（一），能知所先後。其作邑，民勸趨之。官府足以鳩民，則致力於學宮。因其溪山之陽，作夫子廟，爰及諸生之舍，以待其秀民興焉。未遑教事而曹君去。由是閱數令，方貸民出子錢，併役兼任，而藏其雇庸之奇以爲最，歲上丁釋奠，府吏執事趨如令則止。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，病其邑子之不學，頗理曹君之緒，執經以待問，而士不至。雖然，曹君之功不遂墮墮，亦王君之力

也。鄒君始下車，聞艾城戴君輿耆艾有德而明經術，以書幣聘焉。戴君至，而士大夫有所矜式。鄒君曰：「講堂者，利於群居而不利於燕居，使賢者退而與諸生雜處，吾懼賢者之不安席也。」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。於是投耒耜而挾書、棄惰游而受業者日至焉。頃之，夙夜於其家者知貴老，出入於其鄉者知尚齒。于市于田，見儒衣者皆肅然。父老乃相與歎曰：「毀我財而成我子弟，勞我力而逸我耆老，蓋學之功邪！」繼鄒君者，臨川吳君履中與權。吳君發政甚愛民，而論政先養士。其獄犴平矣，曰：「此俗吏之所能也。」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李君亮采，李君應之。則與李君分職曰：「子典其敎事，而我知其政。」李君力學以待舉，修己以致人，士皆樂好之。吳君公事退，則來燕于堂，左經右律，靡日不勤。凡宮室不能風雨，器用不可薦羞，皆彌縫補苴使無憾。於是通城之學，可以責士之不來，而士得師友，並興於學矣。夫性者，民所自有也，彼其怙富滅德，放貧爲濫，強有力者歸，柔良者不立，豈獨民之罪哉？長上不勸學也。今自曹君以來，有勸學之心，而猶待四人，然後其政行，善政之難也如此！夫昔者鄒君甚愛斯堂，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。會予不暇，及是吳君爲之請焉。予謂鄒君者名斯堂不空語，諸生從事焉，不可不知也。淺聞寡見者之敎也，不能引之至於道，故學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。彼其得一也，非自得之故也。孟子曰：「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自得之也。」見異端而不能弗畔，居之不安也；趨下流而失其本，資之不深也。今夫水，決之東則東流，決之西則西流，背原而往矣。左之右之，而常逢其原（二），亦必有道矣。夫敎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，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，皆孟子之罪人也。故表章鄒君之意，以曉諸

生。若夫挈楹計工，述其襟帶溪山之觀，則非兩令之屬予者，故不書。

〔一〕曹君：原脫，據叢刊本補。

〔二〕常：原作「當」，據右本改。

閩州整暇堂記

無事而使物，物得其所，可以折千里之衝，之謂整；有事而以逸待勞，以實擊虛，彼不足而我
有餘，之謂暇。夫不素備而應卒，可以徼幸於無患；而其顛沛狼戾者，十常八九也。豈唯人事哉！
天之於物，疾風震雷，伏於土中者皆萌動，然後阜蕃而成夏；落其實而枯其枝，然後閉塞而成冬。
夫惟整故能暇，上天之道也。昔者晉欒鍼使於楚，楚執政問晉國之勇，對曰：「好以衆整。」又
問：「如何？」曰：「好以暇。」雖晉楚爭盟，務以辭相勝，充其情，楚豈能與中國抗衡哉！今之
郡守，古諸侯也，提千里之兵以守關要。平居燕安，拙者奉三尺而有餘；至於倉卒變故，巧者應事
機而不足。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。滎陽魚侯仲修〔一〕，仁宗時御史中丞魚公家也，儒素有風力，其
家法存焉。爲閩中太守，知學問爲治民之源，知恭儉爲勸學之路，先本後末，右經而左律。在官二
年，內明而外肅，吏畏而民服，乃作堂以燕樂之。表裏江山，不知風雨，於以燕賓客，講問闕遺，

沈沈翼翼，千里之觀也。堂成而魚侯甚愛之，問名於江南黃某。某曰：「若魚侯，可謂能整能暇矣。」故名之曰「整暇」，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。《詩》曰：「迨天之未陰雨，徹彼桑土，綢繆牖戶。今此下民，或敢侮予。」可謂能整矣。又曰：「來歸自鎬，我行永久。飲御諸友，炰鼈膾鯉。侯誰在矣，張仲孝友。」可謂能暇矣。前所叙說，以告後人；後作賦詩，以爲魚侯壽，故并記之。

〔一〕榮陽：原作「榮陽」，據叢刊本改。魚：原作「魯」，據同本改，下同。下句「御史中丞魚公」即魚周詢。

冀州養正堂記

冀州古信都，有漢爲安平侯國，地當河漳之間一都會。民習慣伎，任俠自武，四方遊手之民，囊橐其間，不事本業，其淫俗猶班班見於載籍。無名山大川以爲要關，其地四戰之國也。自中原有事於兵革，此邦未嘗不與焉，故其民空匱憔悴，甚於他州。我聖人撫有四海〔二〕，天下屬安，丁壯耕桑，老弱不任事，百有餘年。而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，歲一艱食，可望以恩義者，不能相救，蓋其地產瘠鹵，人不根著故爾。于今爲州，在國北門，堅壁重兵，樓櫓險壯，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所由出入，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。元豐元年十一月，詔用扶風魯侯。魯侯忠信豈弟，不鄙其州，拊

循鰥寡，動用禮法。民奮于田，士興于學，迺遑暇於燕息之地。太守居故有便堂，權輿於都水藍昌言仲謨，而魯侯爲築屋四旁，與堂周旋。風雨寒暑，有所遷就，而堂事告備。魯侯隱几以休詩書，酌酒以御賓客，巾履徜徉木陰鳥語之中，思所以爲邦之本，而有得焉。謂其堂曰「養正」，是在《易》之《頤》「貞吉，觀頤，自求口實」者也。齊王之子，亦人子也，居富貴之養，而氣體與人殊，況能自求其心，居天下之廣居，則其所養宜何如！呼於埳澤之門者，非宋君也，而聲似之，以其居相似也；其居與古人相似，而病不及古人，吾則不信也。夫惟不言不笑不取，是非物之情；飄風暴雨，天地不能持久也。未同而言，脅肩諂笑，苟可以得車，所治每下而不恥者，吾不知也。至於時然後言，樂然後笑，義然後取，彼其中必有以信之。《詩》云：「鼓鐘於宮，聲聞於外。」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，語默當物，齋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，而民氣和於耕桑隴畝之上。彼其於性命之情，必有不蘄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。嘉魯侯之不鄙其州，知律民者在己，得己者在心。其居民上，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，故極言其致遺魯侯，鑱石壁間，使信都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，其民知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，又使來者得鑒觀焉。魯侯名有開，字元翰，肅簡公之子（二），能世其家者也。

〔一〕我聖人：叢刊本作「真人」。

〔二〕肅簡：原作「簡肅」，據《宋史》卷二八六《魯宗道傳》乙正，魯有開實乃宗道弟宗顏之子。

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

待外物而適者，未得之，憂人之先之也；既得之，憂人之奪之也。故雖有榮觀，得之亦憂，失之亦憂，無時而樂也。自適其適者，無累於物，物之去來，未嘗不樂也。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，於我如浮雲之外物（二），亦正其名曰：賢者而後樂此，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。常山賈春卿來佐北都留守，政成有暇日，始作新堂，治燕息之地。豫章黃庭堅名之曰「賢樂」，其義蓋以謂：去前日之上庫下陋，塵蒙蛛絲，隅角黥闇，鳥鼠之宅，而爲今日之軒楹高明，戶牖通達，便齋曲房，兩宜寒暑，井陰高槐，風聽修竹，賓僚尊酒，笑語詩書，是宜爲賢者有也。春卿遂以名堂，而屬爲記。黃庭堅曰：魏都，國北門，通守，上佐也，事無所不關決。雖留守大人鉅公，游刃於無事，內外晏然，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，簿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。加以外夷賓客之道，濁河隄防之守，呼吸變故，不擇時節，舉別都會府號爲難治者，皆出大名下。故異時任此責者，以夜繼晝，爲吏牘所埋沒，不得出氣。雖親戚慶弔，人情所不能休者，有不暇顧省，至其解官去而後已。今春卿辦了公家事，小大斬斬，又有力以燕樂，親戚僚友，講問缺遺，則斯堂之主人，不既賢乎！夫人之賢，豈有類哉！德每進而終無已者也。我名斯堂，既嘉主人賢，又以爲來者之勸也。春卿名青，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。精敏通事情，見首知尾。自其少時，老姦吏不敢弄以事。嘗以使節京西，吏畏其明。其

失職，以議法不合，不以不稱職也。其於政事，天材絕人遠甚。不以其能驕人，好賢不倦，不爲得失顧計者也。

〔二〕之：叢刊本作「方」。

忠州復古記〔二〕

忠州，漢巴郡之臨江、墊江縣也。其治所在臨江，故梁以爲臨州，後周以爲南賓郡，唐貞觀八年始爲忠州。其地荒遠瘴癘，近臣得罪，多出爲刺史、司馬。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年死，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，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年，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。其後喜事者，以四公俱賢，圖象爲四賢閣。故相、贈司徒、鄭州刺史南華劉晏士安，故相、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，中書侍郎、平章事、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弘憲，刑部尚書致仕、贈右僕射下邳白居易樂天。由開元以來，訖于會昌，四君子相望，凜然猶有生氣。忠民嘗以此自負，而郡守至者必矜式焉。紹聖三年正月，知州事營丘王君闢之聖涂，下車問民疾苦，曰吏驚而民困。故聖涂爲州，拊養柔良，知其飽饑，鉏治姦猾，幾於傷手，治聲翕然。邑中豪吏故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曰：「屬且無類。」即以智籠小駭吏，群訴於部使者。聖涂不爲變，且歎曰：「白頭老翁，安能碌碌畏吏苛民邪！」亦會部使者審吏爲

姦。而聖涂治郡政成，時休車騎野次，咨問故老，訪四賢之逸事，而三君之政，寂寥無聞。蓋士安既賜死，而敬輿別駕不治民，弘憲雖在州六年，亦默耳。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，爲稍遷，故爲郡最豫暇，有聲迹，又其在州時詩見傳。東樓以宴賓佐，西樓以瞰鳴玉溪，登龍昌上寺以望江南諸山，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，東坡種花，東澗種柳，皆相傳識其處所。於是一花一竹，皆考於詩〔二〕，復其舊貫，種荔支數百株，移木蓮且十本。忠於一時遂爲三峽名郡。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：「爲我記之。」涪翁曰：「聖涂急鰥寡之病，使遠方民沐浴縣官之澤，可謂知務矣。掃除四賢之室，思欲追配古人，可謂樂善矣。樂天去忠州，於今爲二百七十有九年。在官者鰥鰥然，常憂瘴癘之病已，數日求去，故樂天之遺事蕪沒欲盡。聖涂齊人也，蓋不能巴峽之風土，又其擊強撥煩，材有餘地，而晚暮爲遠郡守，乃能慨然不倦，興舊起廢，使郡中池觀花竹鬱然，如元和己亥時。追樂天而與之友，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。聖涂爲州之明年六月，而涪翁爲之記。」

〔一〕此篇《方輿勝覽》卷六一及《全蜀藝文志》卷三四均題作《四賢閣記》。

〔二〕考：原作「放」，據叢刊本改。

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

昔皇甫湜持正言，廬陵戶餘二萬，有地三百里，縣當刺史理所，今日兩趨衙，退則祇承，錄判將校，事相關臨，煩言易生，煩事難專。於今戶籍號稱七萬，刺史府官屬與唐體勢不同（一），所以病令使政難工者猶不除也（二），故廬陵令稱治者常少（三）。按求版籍，由太平興國改元而上無傳焉，由馬達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。歲月官資，以能右選，格應入遠，罷不以理，或以故去，皆可款識。今令陳適用汝器始辦刻石，以圖永久。維三十七人，其政之媿惡，則遺民老吏之言猶在。去而顯於朝，其能否則載於士大夫，蓋不必書。適用資直方，行事如破竹，不能爲人下。其擊伐人，不避豪貴；其爲政，老姦吏縛不能展手；其牧民，善去敗群者；其簿籍，如謹細書生所抄書。予欲考馬君以來政事，與適用度長比短，差其功最，使并刻之，而未暇。以廬陵之難爲令而稱治，其才可知已。

（一）唐體勢：原作「郡伯子」，據叢刊本改。

（二）「政」原作「役」，「除」原作「一」，並據右本改。

（三）故廬陵令：原作「素不乏令」，據右本改。

黔州黔江縣題名記

黔江縣治所，蓋楚開黔中郡時，哥羅蠻聚落也。於今爲縣，二鄉七里，戶千有二百，其秋賦雇庸不登三十萬錢，以地產役於公者八十有五，其義軍二千九百，招諭夷自將其衆者五百七十。其役於公之人，質野畏事，大約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。使之非其義，或跳梁不爲用；決訟失其情，或虜掠以償直。暗則小智者亦溷疆畔而爲欺，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。市麝臍以百計，市蜂蠟以千計，則夷以長吏爲侮。寬則以利啗胥徒而苟免，猛則鳥獸駭而走箐中矣。至今得其人，櫛垢爬痒，民以按堵。而異時號爲難治，吾不知其說也。膠西逢興文爲黔州軍事判官，會王君任以憂去，二年不除代，有司以興文署令（二），遂以治聲聞。蓋其人練達吏道，故不以假攝爲一切之政；老於憂患，故雖攝事彌年而不倦。事事舉以詔條，將去如始至，府庫簿書，如墉如櫛，不鄙夷其民，子弟教之。故其政無六疾，而夷夏安之。縣舊無題名記，興文愍其太陋，求之故府與其老吏，乃自熙寧庚戌得趙君洙以來十人刻石，以爲後觀，而屬予記之。子產曰：「抑人有言曰，蕞爾國，夫有社稷、民人、王事均也，豈可忽哉！」興文之舉，於是合矣。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，吾不知也；無此六疾而邑不治，吾則不信也。故悉書之，以告來者。

〔一〕署：叢刊本作「攝」。

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

晉陵邵君叶爲新昌宰，視事之三月，靈芝五色十二生于便坐之室，吏民來觀，無不動色，相與言曰：「吾令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！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，不然，此不蒔而秀，不根而成，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，何也？」乃相與廓其室，四達爲亭，命曰「瑞芝」，奔走來謁記於豫章黃某。某曰：予觀《神農草木經》，青芝生泰山，赤芝生衡山，黃芝生嵩山，白芝生華山，黑芝生常山。皆久食而輕身，延年而不老。蓋序列養生之藥，不言瑞世之符。又其傳五芝曰：赤者如珊瑚，白者如截肪，黑者如澤漆，青者如翠羽，黃者如紫金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。而世之所名芝草，不能若是也。故嘗考於信書，自先秦之世，未有稱述芝草者。及漢孝武厭飫四海之富貴，求致神仙不死，天下騷然。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，生甘泉殿齋房中，於是赦天下，作《芝房》之歌。孝宣興於民間，勵精萬事，事無過舉，然廟享數有美祥，頗甘心焉，故復修孝武郊祀，以瑞記年。元康中，金芝九莖又產函德殿銅池中。然此芝不生於五嶽，果《神農經》所謂芝者邪？予又竊怪漢世既嘉尚芝草，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焉，何也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，所去民思其功，生則羽儀於朝，沒則烝嘗於社，則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邪？抑使民田畝有禾黍，則不必芝草生戶庭；使民伏臘有鷄

豚，則不必麟鳳在郊；椒（二）。黠吏不舞文，則不必虎北渡河；里胥不追擾，則不必蝗不入境。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邪？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，有鷦雀來自京兆舍中（三），飛集丞相府上，霸以爲皇天降下神雀，欲圖上奏。京兆尹張敞言：「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，而微信奇怪也。恐丞相興化之條，或長詐僞，以敗風俗。」天子嘉納焉。劉昆爲江陵令，連年火災，昆輒向火叩頭，多能反風降雨。遷弘農太守，驛道多虎，崑澗不通，昆爲政三年，虎負子渡河。乃召入爲光祿勳。詔問昆：「江陵反風滅火，弘農虎北渡河，行何德政而致是？」對曰：「偶然耳。」左右皆笑其實，帝歎曰：「是乃長者之言。」由君子觀之，張敞之篤論，世祖之知言，建成之文，不如光祿之質也。雖然，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，將徼福焉，焉可誣也？又嘗試論之，古之傳者曰：「上世蓋有屈軼指佞，萑蒲扇庖，冀莢紀曆，嶰竹生律，旣不經見，後世亦不聞有之，則前世之有芝草（四），特未定也。邵君家世儒者，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。邵君又喜能好修，求自列於循吏之科。故即其氣燄而取之（五），異草來瑞。使因是而發政於民，慘怛而無倦，民將盡力於田，士將盡心於學，則非常之物，不虛其應，且必受賜金增秩之賞，用儒術顯於朝廷矣，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！故并書予所論芝草、循吏之實，使歸刻之。」

〔一〕椒：原作「梧」，據叢刊本改。按「椒」同「藪」。

〔二〕雀：原脫，據右本補。

〔三〕前：原脫，據《全芳備祖·後集》卷一一補。

〔四〕即：原無，據右書補。

河陽揚清亭記

河陽縣令治盟津，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。慶曆中，著作郎、知縣事鮮于亨慕潘令治民有聲〔一〕，相傳以爲父老不伐其桃李，於是築亭於其囿，曰「聯芳」；架閣於其沼，曰「揚清」，意若同循吏之臭味，有激於貪濁云。才四十年，來者不嗣，堍垣汙泥〔二〕，民吏歎息。元祐三年某月，宣德郎、知縣事高元敏求父，吏事膚敏，不深鞭罰而政和。乃浚沼開囿，陸藝桃李，水植菱藕，稍繕故址，作亭，用其名曰「揚清」。名因其舊，不掄前人之善也；土木之功不若前人，愛民力之不易也。旣落成，伐石乞文於予。予爲作詩，詩曰：「邑有社稷，古千戶侯。吏不自喜，以歲月偷。高侯爲邦，民不吏賕。吏姦輒得，有距有鉤。去其螟螣，麥禾旣秋。與民憂之，與民樂之。安我燕居，民勸作之。匪我自逸，前人度之。草木茂止，鳬雁于水。賓贊士子，于食酒醴。男耕不遲，女桑孔時。高侯燕喜，去其思之。」

〔一〕于：原作「子」，據叢刊本改。